

道家文化研究

第四輯



香港道教學院
主辦

陳鼓應
主編

道家文化研究

第四輯

香港道教學院主辦

陳鼓應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 109 號

道家文化研究

第四輯

香港道教學院主辦

陳鼓應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海峰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4.5 字數 367,000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6,000

ISBN 7—5325—1725—X

B·220 定價：13.40 元

《道家文化研究》編委會

督 挑 侯寶恒
統 編 羅智光
主 編 陳鼓應
副 主 編 余敦康 許抗生 張智彥 成復旺
編 委 王葆弦 王德有 安樂哲(美國) 牟鍾鑒
麥炳基(香港) 李定生 李養正 李錦全
李德永 余明光 金谷治(日本) 周立升
涂又光 胡家聰 莊萬壽(臺灣) 唐明邦
孫以楷 陳耀庭 卿希泰 崔大華 黃 劍
馮達文 熊鐵基 羅 煕 錢耕森 蕭蓮父
蕭漢明 魏宗禹 魏啓鵬

(以上以姓氏筆劃為序)

執行編委 馮國超 王 博 盧國龍

責任編輯 達世平

主 挑 青松觀——香港道教學院

香港聯絡處 香港九龍深水埗大南街 160—174 號 2 樓香港道教學院辦公室
梁凱圖

目 錄

道家玄旨論	張岱年	(1)
試論道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	卿希泰	(9)
論道家的自然哲學	劉蔚華	(16)
道家傳統與泰州學派	牟鍾鑒	(32)
<hr/>		
老子思維方式的史官特色	王 博	(46)
老子：嬰兒與水	[南]拉多薩夫	(58)
莊學生死觀的特徵及其影響 ——兼論道家生死觀的演變過程	朱伯崑	(63)
《莊子》的音樂美學思想	蔡仲德	(77)
漢賦中所見《老》《莊》史料述略	董治安	(91)
<hr/>		
論荀學是稷下黃老之學	趙吉惠	(103)
尹文黃老思想與稷下“百家爭鳴”	胡家聰	(118)
黃老學說：宋钘和慎到論評	[美]史華慈	(128)
<hr/>		
《文言》解《易》的道家傾向	陳鼓應	(147)
道家陰陽剛柔說與《繫辭》作者問題	王葆玹	(153)

《黃帝內經》與《老》《莊》 潘雨廷(159)

蘇轍和道家 孔繁(163)

陸王心學與老莊思想

——心的解放與老莊思想之一 成復旺(180)

白沙心學與道家自然主義 陳少明(198)

揚雄自然哲學述要 鄭萬耕(210)

嚴遵與王充、王弼、郭象之學源流 王德有(222)

郭象哲學的“有”範疇及其文化含蘊 馮達文(232)

略論道教的幾個思想特徵 許抗生(241)

道教小說略論 詹石窗 汪波(252)

道教義理與《管子》之關係 李養正(277)

也論《太平經鈔》甲部及其與道教上清派之關係

..... 李剛(284)

孫登“托重玄以寄宗”的思想根源 盧國龍(300)

李白與道教 蔣見元(318)

全真盤山派以道合禪心性論研究 張廣保(326)

明抄本《玉笈金箱》及其主要內容 陳耀庭(345)

西方道教研究鳥瞰 蔣見元(355)

追求道家形而上學的中心思想

——希臘形而上學和道家形而上學的比較

..... [美] 陳張婉莘(381)

從“思”之大道到“無”之境界

——海德格與老子 張天昱(396)

論《老子》晚出說在考證方法上常見的謬誤

- 兼論《列子》非偽書 陳鼓應(411)
《老子》早期說之新證 劉笑敢(419)
文子其人考 李定生(438)

道家玄旨論

張岱年

內容提要 作為在中國傳統哲學中影響最大的兩家之一，道家提出了許多玄遠深湛的思想，如道先天地、逍遙懸解、玄同齊物、全生貴己等，在哲學上達到了理論思維的高度水平。

中國傳統哲學中影響最大的學派有二，一是儒家，二是道家。儒家的創始人是孔子，道家的創始人是老子。孔子奠定了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基礎；老子開創了關於本體論的玄想。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對於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成就作了一次總結，而特別推崇周制。老子則是文化偏向的批判者，指陳了有史以來文化的過失。在戰國時期，儒學成為顯學，而道家是隱士之學，雖無顯著的名聲，而影響甚廣。漢代初年，道家黃老之學受到尊崇。漢武帝推尊儒學，罷黜百家，於是儒學定于一尊。但道家之學仍傳衍不絕。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道兩家雙流並行，交光互映，一直流傳到近現代，并且影響到東亞地區和西歐。道家在理論思維上提出了許多深邃玄遠的理論問題，達到了理論思維的高度水平。

今略述道家的玄遠深湛的思想，舉出四項：一曰道先天地，二曰逍遙懸解，三曰玄同齊物，四曰全生貴己。

一、道先天地

在夏、商、周三代，人們都以“天”為世界的最高主宰。殷代崇信天命，周代提出了“天命靡常”的新觀點，但仍以天為最高的主宰。春秋時代，很多人談論天道。其所謂天道指日月星辰的變化及其與人間禍福的聯繫，既有天文學的意義，也包含占星術的迷信。鄭子產說：“天道遠，人道邇。”主要是反對占星術的迷信。老子第一次提出天地起源的問題，認為天不是最根本的，還有先于天地的最高存在，稱之曰道。

關於老子“道”的學說，歷來論者已多，我也曾多次著論加以闡釋。這裏僅討論幾個問題，(1)“道法自然”的意義，(2)道與無與一的關係，(3)道與大象，(4)道的本體意義。

《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是說，先天地生的混成之物，名之曰大，而道乃大的代稱。這個大字應讀為“太”，太即至高無上之意。《莊子·天下篇》論老聃之學，說：“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應讀為：“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太一是兩個觀念，太即道，一即《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之一。這裏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謂人以地為法，地以天為法，天以道為法，而道之法是自己如此。河上注：“道性自然，無所法也。”這是正確的。“道法自然”，意謂道是最最高最先的，是天地萬物的究竟根本。

《老子》第一章：“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四十章：“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此三章對照來看，“有生于無”之“無”即“無名天地之始”之無，即指道。而“有”即是“道生一”之一及“一生二”之二

(即天地)。一即天地未分的統一體，對於“一”而言，道可謂“無”。何謂無？十四章：“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這就是老子對於“無”的解釋，無即是超乎感覺的。二十五章“有物混成”，肯定道也是有；十四章“復歸于無物”。道又是無。稱之爲“有物”，表示道亦是客觀實在的；稱之爲“無物”，表示道是越乎感覺的。二十一章：“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這是極力表述道是超感覺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老子》全篇說道是“無物之象”，“其中有象”，却未說過道是“無象”的。三十五章：“執大象，天下往。”河上注：“象，道也。”四十一章：“大象無形。”大象即指道而言。看來老子分別了形與象，而道是有象而無形的。道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道是無形的，却有象。老子認爲道無形而有象，這是老子“道”論的一個特點。歷來關於老子道論的解釋多認爲老子所謂道是無形無象的，實乃是一種誤解。

莊子繼承了老子的道論，《莊子·大宗師》云：“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這是關於道的觀念的簡要說明。“自本自根”一句最爲深切，意謂以自己爲本，以自己爲根，即最根本者，更無爲道之根本者。

西方所謂形而上學，分爲本體論與宇宙演化論。本體論探討天地萬物的究竟本體，宇宙演化論研究天地生成的過程。（宇宙演化論一般譯爲宇宙論，本體論也是研討關於宇宙的問題的，爲了表示區別，研究天地生成的學說宜稱爲宇宙演化論。）老子謂道“先天地生”，於是有人認爲道只是宇宙演化論的觀念而不是本體觀念。事實上，老子論道，不僅謂其“先天地生”，而且以道爲天地萬物的存在的依據。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三十四

章：“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六十二章：“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這都表示道是永恒的、普遍的，是萬物的內在根荄。這足以證明，老子的道是一個本體論的觀念，表示世界的本體。《易緯·乾鑿度》論天地起源云：“夫有形生于無形，乾坤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這所謂太易、太初、太始，是天地未生以前的幾個階段，到天地生成之時即都消失了。這些都是宇宙演化論的觀念。而道家所謂道却不是太易、太始、太初一類的觀念，在天地生成之後，道未消失，而繼續作為天地萬物的存在依據。道是中國古典哲學中第一個本體觀念。老子是中國古代哲學本體論的創始人。到漢代，《易緯》和《淮南子》所講都是宇宙演化論，唯揚雄《太玄》以“玄”為天地的根據，可謂一種本體論。三國時代，王弼祖述老子，以“無”為天地之本，又回到老子的學說。近人或謂中國哲學本體論始于王弼，那是對於老子、莊子以至王弼的學說的誤解。

二、逍遙懸解

道家提出了道的觀念，于是以為發現了天地的最深微的奧秘，因而主張人應遵循道而生活。老子說：“孔德之容，惟道是從。”（二十一章）道是超越一切相對事物的，人在生活中也應超越一切相對的事物，從而得到一種超然的自由。莊子提出了“逍遙”、“懸解”的理想境界。所謂逍遙就是超脫了一切榮辱得失的思慮，而游心于無窮。《大宗師》說：“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靈府。”如此就能“以遊無窮”（《逍遙遊》），達到“體盡無窮，而遊無朕”（《應帝王》）。所謂“遊無窮”、“遊無朕”，即擺脫了一切對於相對事物的考慮，而體認絕對的道。《大宗師》篇論聞

道的過程說：“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朝徹即大徹大悟，見獨即見絕對的道。所謂外天下、外物、外生即遺忘了天下，遺忘了物，遺忘了生命，然後才能見道，即超越了一切相對的事物，才能達到對於道的直觀。

這樣的境界，謂之懸解。《大宗師》云：“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常人受哀樂等等情緒的束縛，猶如倒懸，擺脫了哀樂等情緒，謂之懸解。懸解即獲得精神的自由。

這種“朝徹見獨”、“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的境界可以說是一種超越的精神境界，即超越了常識世界，擺脫了哀樂情緒的干擾，而達到一種精神的寧靜。有神論的宗教，信仰上帝，企望超越塵世而達到彼岸，可謂之宗教的超越。而道家不信天帝，企求通過玄思、超越普通的思慮和情感，而直接體認絕對的本體“道”，可謂一種玄想的超越。從理論的深淺來講，玄想的超越是比宗教的超越更高一級的超越。

三、玄同齊物

儒家宣揚仁愛，但肯定等級區分是合理的，孔子弟子子路批評隱者說：“長幼之節不可廢也，群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論語·微子》）孟子說：“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將人分為不同的等級，這是儒家的一貫觀點，這表現出儒家學說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在中國古代哲學中，提出對於等級觀念的批評的是道家。老子論貴賤的關係說：“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三十九章）賤者雖然在下，都是在上者的根本。老子批評當時社會生活的不公平說：“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

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七十七章）對於當時“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現象，提出了譴責。老子提出“玄同”作為處世的主要原則：“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即避免卷入人事矛盾之中，這樣就能避免親疏、貴賤等的關係的牽連。老子對於社會上貴賤區分是持批評態度的。玄同可以說是一種無差別境界。

莊子講“齊物”，齊物即認爲一切差別、一切對立都是相對的，應消弭彼此、是非、美惡、夢覺的區別。關於莊子的齊物，歷來論述已多，這裏不必多贅。僅須指出，齊物諸義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齊貴賤。《莊子·秋水篇》云：“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又說：“何貴何賤？是謂反衍。……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這“物無貴賤”有兩層意義，一是否認一切價值區別，二是否認社會上的等級差別。否認一切價值區別，這是錯誤的。否認社會上的等級區分，却是非常深刻的進步思想。《馬蹄》篇高度贊揚人與人之間的本然的平等關係：“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這裏認爲人民本來是“同德”的，本來沒有君子小人的等級區分。這是對於等級制度的深刻批判。但是此說不僅認爲人類應該營共同生活，而且人與禽獸也應同居共處，這又陷于偏失了。

老子企望回到原始社會：“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八十章）莊子則企求回到“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的生活，這些都是不可能實現的。這些言論的真實意義是表示對於等級文明的不滿。道家具有對於等級制度的批判意識，指出貴賤上下的等級區分是不合理的，這是道家的社會思想的卓越貢獻。

四、全生貴己

道家的一個特點是重視個人生命、個人自由，用現今的名詞來說，即重視個人的主體性。老莊關於人生的學說，充滿了辯證的智慧。老子闡明了“不生生”與“長生”、“外身”與存身的相反相成。莊子表述了“不益生”與“全生”、“齊生死”與“養生”的相反相成。《莊子·養生主》云：“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實為道家的人生理論之宗旨。

老子論長生之道云：“天長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七章）又說：“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于貴生。”（七十五章）“不自生”即“無以生為”，即不從事于養生，然後能長生。其實天地是沒有生命的，天地只能說是長久，而不能謂為長生。老子不過借天地為譬喻而已。老子又說：“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五十九章）嗇是愛惜精力，愛惜精力就可以長生。這裏明確標明“長生久視之道”，足見“無以生為”乃是為了“長生久視”。

莊子雖然齊生死，倡言“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齊物論》）“孰知生死存亡之一體者？”（《大宗師》）但仍重視己身。《德充符》記載：“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道家主張“無情”，目的在于“保身”。《逍遙遊》借寓言人物宣稱“予無所用天下為”，“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都是明確的以“保身”、“全生”為重的思想。

孟子闡楊墨，其意以楊朱為道家的代表。孟子述楊朱之說云：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孟子·滕文公》)
 “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孟子·盡心》)《呂氏春秋·不二篇》云：“陽生貴己。”《淮南子·氾論》云：“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楊朱之說以“爲我”、“貴己”爲特點，可以說突出了個人。孟子以“無君”爲楊朱的罪狀，事實上無君論具有反對等級制度和君主專制的進步意義。子路批評隱者“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亦即批評隱士不承認所謂君臣之義。儒家宣揚所謂“君臣之義”，道家對於君臣之義持批評態度。在這一方面，道家較儒家爲高明。

道家肯定了個人的重要，這是有深刻意義的。但道家忽視個人對於社會的責任心，表現了嚴重的偏向。莊子所謂“予無所用天下爲”、“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完全漠視了個人對於天下國家應盡的義務。西晉之時，老莊玄談盛行，於是“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裴頠《崇有論》)于是引起了西晉末年的天下大亂。西晉末年的混亂，原因很多，不能完全歸咎于玄談，但是脫離實際的玄談的盛行也是其原因之一。劉琨有一段沉痛的話：“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轉張，困于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然後知聃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也。”(《答盧諶書》)這指出了道家老莊之說以及魏晉玄談無益于經世治國，是很深刻的。

道家創立了本體論學說，具有超越庸俗思想的批判意識，對於社會上的不合理現象持批評的態度；道家在哲學上達到了理論思維的高度水平，至今仍是值得贊揚的。

作者簡介 張岱年，1909年生，河北獻縣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名譽會長。著有《中國哲學大綱》、《張岱年文集》等。

試論道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

卿希泰

道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曾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它和儒、釋兩家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支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主流之一，對於今天我國的精神文明建設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有着不容忽視的作用。

但是，長期以來，在國內外流行着一種模糊的觀念，似乎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整個中國傳統文化，一說到中國傳統文化，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儒家文化的身上。這種觀念雖然來源已久，但却并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實際，而且在學術上往往帶來一些非常片面的看法，阻礙了我們全面地瞭解中國學術文化的歷史及其發展規律，因而是種非常有害的偏見。

我們所說的道家文化，是包括了道教文化在內的。道家與道教，二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先秦道家，是以老莊為代表的一個哲學派別，而道教乃是東漢形成的一種宗教，二者並不是一回事。但道家哲學乃是道教的思想淵源之一。道教創立的時候，奉老子為教主，以老子《道德經》為主要經典，規定為教徒們必須習誦的功課。東漢以後，研究老莊思想的，相當多的人都是道教信徒，闡述和注釋老莊的許多寶貴著作，都集中在道教典籍的大叢書《道藏》當中。這些道教徒對老莊思想的闡述和注釋，雖然不免帶有一些宗教性的曲解成份，但其中也包含了少許的精華，不可忽視。對這種道家

文化當中的道教文化，不少人更是視之為異端，採取排斥和蔑視的態度，認為它是一種宗教文化，簡直不值一顧。這種思想，仍然是一種傳統偏見。

所謂的傳統偏見，可以把韓愈的道統論作為代表。韓愈在道釋二教都很興盛的唐代，仿照道釋二教傳法世系的祖統說，虛構了一個儒家的道統論來與道釋二教相對抗，并以維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孟軻的道統自居，主張對道釋二教采取“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辦法，予以徹底的消滅。這是一種極其愚昧而幼稚的偏見，但其影響却非常深遠，至今還束縛着有些人的頭腦，不承認道釋二家、特別是道教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重要地位。這是極不公正、也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實際的。

從中國學術思想的歷史來看，許多道教學者，如晉代的葛洪，南北朝的陶弘景，唐代的成玄英、李榮、王玄覽、司馬承禎、吳筠、李筌，五代十國時的杜光庭、譚峭，宋代的陳搏、張伯端、陳景元、白玉蟾，元代的俞琰、杜道堅、雷思齊、張雨，明代的張宇初、趙宜真、陸西星，清代的王常月、李西月，等等，他們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各有一定的貢獻。特別是道教在長期發展的過程中，與儒、釋之間的關係是：一方面互相排斥、互相鬥爭，另一方面又互相吸收、互相滲透，從而促進了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宋明理學的形成，正是儒學家吸取了道佛二家思想的結果。唐代道教學者司馬承禎所倡導的守靜去欲理論，本身既吸收儒釋的思想，後來又為宋儒所吸取。北宋著名理學家如周敦頤、邵雍等人的學說，都淵源于道士陳搏。早在南宋初，朱震在《漢上易解》中已具體指出了這種傳承關係。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對道教經典也下過許多搜集整理和研讀的功夫。他曾托名“空同道士鄒訢”為《周易參同契》作注，并對《陰符經》作過考定，嘗自謂“清夜眠齋宇，終朝讀道書”，足見他對研讀道教經典的勤苦用心。正是由於他把道教的宇宙圖式論和守靜去欲思想，同儒家的綱常名教和佛教哲學相結合，從而構成了他的客觀唯心主